



上海魔术师

THE MAGICIAN FROM SHANGHAI

HONG YING

虹影 著

他闭上眼睛，脸颊轻轻贴着墙说。你就是阿依安，你让我身处迷宫。

当鱼碰见了鱼鹰，末日就降临了。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上海魔术师

THE MAGICIAN FROM SHANGHAI

虹影 著 HONG YING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海魔术师/虹影著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6

ISBN 7-208-06602-7

I. 上… II. 虹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8133 号

出 品 人 施宏俊

策 划 许苏葵

责任 编辑 储卉娟



世纪文景

上海魔术师

虹影 著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)

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 × 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25

插 页 3

字 数 230,000
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208-06602-7/I · 335

定 价 22.00 元

虹影简介

HONG YING

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、诗人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。代表作有长篇《上海王》、《上海之死》、《饥饿的女儿》、《K》、《孔雀的叫喊》、诗集《鱼教会鱼歌唱》等。现居北京。

四部长篇被译成25种文字在欧美、以色列、澳大利亚、日本、韩国和越南等国出版。

曾获纽约《特尔菲卡》杂志中国最优秀短篇小说奖、长篇自传体小说《饥饿的女儿》曾获中国台湾1997年《联合报》读书人最佳书奖。被中国权威媒体评为2000年十大人气作家之一；2001年评为《中国图书商报》十大女作家之首，被《南方周末》、新浪网等评为2002、2003年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。《K—英国情人》被英国《独立报》（*Independent*）评为2002年*Books of the Year*十大好书之一。

2005年获意大利“罗马文学奖”。

流浪的犹太人“所罗门王”和他收养的中国孩子“加里王子”，遭遇到古灵精怪的杂技女孩和她们的杂耍班子。在1945—1948年的上海大世界，时局诡谲，西洋魔术与杂耍班为时局所趋，同场谋生，各怀心事。奇幻的魔术，惊险的杂技，困惑的兄妹之谜，两个少年的成长被朦胧、奇妙、神秘的情愫照亮。默契的配合演绎出精湛的绝技，一次次从死亡中挣脱，他们终于明白，此生无法分离。

装帧设计：颜禾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虹影在西班牙

既然再也无法忍受，我们情愿独自留在雅典。

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

离天三尺三，

月低眉，马下鞍。

《民谣》

大世界的杂语演出（序）

虹影

一、本书灵感的由来

两年前的夏天，我正在苦苦构思这本小说，信步走到大世界门口，吃到了香喷喷现煎的臭豆腐。正满心高兴着，抬头一看，大世界关了铁栅，落了大锁。旁边的人看到我一脸惊奇，就说：“破产了，永远关门了。”

痛惜之余，我在这本书里重造了一个大世界，这样的“游乐场”，是杂语的狂欢之地，复调的竞争之所，现代性的实验地，中国文化的符号弹射器。我的主人公，进了大世界更加鲜活蹦跳起来，他们哭，他们爱。

我相信那些望文生义懒得仔细读书的批评家大教授，那些喜欢无中生有恨不得把烟煽成烈火的编辑，一看我这书名，就笑岔了气。简单的中学生知识：这小说肯定是小模仿《卢布林的魔术师》，肯定是大模仿《大师与马格丽特》？

现成的机会：街头恶少起哄，不偷打一拳白不打。

前年全国报纸轰传我的中篇《绿袖子》“涉嫌抄袭”杜拉斯《广岛之恋》。追问到底，竟没一人如此说过。可只要一个网站开个头，说某人说过一次，其他媒体全会跟上。所谓一犬吠影，百犬吠声。要问起先的影子在哪里？哪个犬都朝你翻白眼。

思前想后，我索性就给嗜好这一套幼儿园式批评的人翻开底牌：这部小说灵感的源头在何处。

我最早想到的书，是英国作家安东尼·伯吉斯（Anthony Burgess）的《发条橙》（Clockwork Orange）。这本书有中译本，完全丢失了原书语言的怪味。原书是未来社会中一个小流氓自述的犯罪史，用一种英语、俄语和意第绪语的混合语，原文读起来怪异百出，英文读者大致能看懂，却非常惊骇：在堕落的未来，英语也被蹂躏成如此样子！这本怪语小说，却是单语小说：主人公兼叙述者的语言一路贯穿。

《上海魔术师》没有走这条路。因为我想写一本杂语小说。

我的小说，如果有模式，那就是乔伊斯（James Joyce）的《芬尼根守灵》（Finnegan's Wake），一本无法翻译的书，当然至今没有中文本。语言能变形到如此程度，就舞蹈起来。叶芝问：“如何分清舞蹈与舞者？”一旦语言表演柔术，肉身扭曲起来，魅力就成为语言本身。

论者说《芬尼根守灵》倚仗了西方语言多元的根，那么现代汉语呢？现代汉语也是多源多根的。至今中国作家做的是单根追溯——京味小说、秦腔小说、湘语小说、鸳蝴式小说。我在想，把现代汉语的多元多源，不朝均匀靠拢，而是向各种源头方向拉，像宇宙大爆炸一样飞散，情形会如何？会开拓出几个星系？

所以，这本书，是一本复调的《发条橙》。

二、兰语小说

于是有了这本语言实验小说——让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各说各的语言，各想各的语言，各用各的语言叙述故事。

而这几个人物，语言风格完全不同。

犹太人所罗门“王”，说的想的叙述的，是《旧约圣经》的语言。这种风格，容易标记，但用于中国的日常生活，就有些怪异——不过现代汉语的形成，正是来自吸收怪异的外国说法。各种外语的翻译，对现代汉语形成的决定性影响，文化史家一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。

所罗门的对手“张天师”，说的想的叙述的，是中国传统江湖语言。《水浒》、《金瓶梅》里的俚俗语，已经不用了，晚清民初，江湖语言却有新的发展。我小时候熟悉的流浪汉语言，川江水手中会讲故事的能人，他们说的话之生动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
所罗门收养的中国孤儿，“加里王子”，是个语言海绵，把旧上海流行的任何语言——洋泾浜英语、市井语，“戏剧腔”，以及养父的半外语，全部吸收混杂起来。我努力“创造”加里的语言，后来发现，这其实就是现代汉语，现代汉语就是一种多元复合的语言，加里的说话方式，只是把元素重新分解开来。

张天师刁钻古怪的女徒弟兰胡儿，从小天天练柔术，把身子折过来叠过去，她说的想的成为变形的肉体之代言，一种只有这个人物才说得出来的“兰语”。这个“兰语”让我伤透脑筋：我必须在脑子里不断让汉语演柔术。兰胡儿是整本小说最主要的人物，《上海魔术师》基本上是在兰胡儿的观察和思想中流动，因此，这本小说，不可避免是一本“兰语小说”。

加里王子和兰胡儿是这本小说的真正主人公，这对少年少女在四年之间，痛苦地长成男女青年。由此，必然有童稚语与成人语的对立，也有叙述语言本身的长大过程。

我怎么分得清柔者与柔术？

兰语就是我的语言。

兰胡儿就是我。

三、杂语之美

这是一本众声喧哗的小说，是各种语调、词汇、风格争夺发言权的场地，自然不是《海上花》那样的“沪语”小说，虽然上海话免不了冲进大世界来打擂台。

中国的现代化，正像现代汉语，就是各种声音各种文化冲突竞争、对抗、杂糅的结果，哪怕胜者，最后也发现自己吸收了对手的语汇。

我说过了，我的实验，正是想把现代汉语拉碎了来看。这个语言实验，也是中国现代性的分解。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型，正穿行在这种“杂语”中。

说这话，不是炫耀，并非自夸我做到了现代中国作家没做到的事，而是说，我试图做一件中国现代作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做的事：杂语化小说。

再说一次，我不是说其他作家作品中没有复调杂语，我是说可能（可能！）我是现代中国第一个有自觉意图、试写杂语小说的人。

把小说放在“大世界”，也是为了这个杂语目的。大世界，就是不让一种演出方式独霸，各种戏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吸引看客。你说我唱，各擅胜场，保持杂乱，拒绝合一。

究竟是杂而合一更美，还是分一而杂更美？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化中合一的因素太多，现代汉语似乎已经有标准（这不完全是好事），不合标准谓之恶搞，谓之出怪。其实，这个合一的表面，掩盖了多源渐渐合一的流程，掩盖了曾经有过的多元并存。我把这流程放到一本书中，目的是想让自己，让大家看到汉语曾有的杂出之利，将来或许会有的多变之美。

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大世界，我们也会再有一个汉语大世界。

四、读者与译者

在文化市场化的今日，我这么做，是否逆潮流而行，是否有意让读者讨嫌？毕竟让大世界关门的，是无情的市场。

就我个人经验而言，文化人似乎把读者看得过于片面了，要不就是无知群氓，要不就是手握钞票的诸神。

其实错了，读者本身，就是杂语之根，他们肯定能明白，他们自己就是中国杂技与西洋魔术的儿女。读者可以通过不同文体，分头进入兰胡儿与加里的世界，最后携起手来。

此文不谈小说的内容主题等等。其实，正因为这是本文体实验小说，故事就不得不更精彩一些。精彩的故事，如艾略特所说，是“骗看门狗的肉”。我想在故事后贩运的“私货”，已经公开于上，敬请垂注。

当然，这就要请批评家大教授编辑们多花几分钟读书，才做断语。反正，读者们是一如既往，会读了书才笑几声，骂几声，或者夸几声。对此，我从来深信不疑。

有些批评家一口咬定，我的小说都是为翻译而写。对这些想当然的懒人，我已经放弃了说服他们的努力。

这本书会不会有人翻译？我无法预料一本书的命运。不过，我能说：翻译者，我同情你！如果你只能译得像中译本《发条橙》，不译也罢。

目 录

1	大世界的杂语演出（序）
1	第一部
99	第二部
197	第三部
302	大世界中的小世界（后记）
306	附录一 虹影主要创作年表
312	附录二 虹影获奖情况一览表



第一部

第一章

他说，你知道《传道书》怎么开头吗？“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。”

手指敲敲孩子的脑袋，让孩子站定听他讲，“明白吗？在耶路撒冷作王，大卫的儿子，只可能是我。我受主差遣，遥远的过去，开始做准备，先就写好《传道书》，你是本王的王子，最聪明最能干，千万不要忘。”

男孩早就点头了，一脸认真。

他继续说：“不要不高兴听！我昼夜辛劳，见证一个一个新王朝，最后到东方，我为你而来，不为上海。”

他看着街道上空一道灰暗的天，继续说：“我又转念，见日光之下，有人孤单，无家无母，极重的劳苦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。”

“我难受，”男孩子突然说：“父王，极极极难受。”

他看都不看一眼，只把孩子抓得更紧：他们正穿过城隍庙最挤泼翻的地方。庙前的大场子各式吆喝、各种香味。他得找一个马戏班主谈生意，想参加一个小场子。